

甘霖絮语

世故人生

闲话九月石榴红

桂孝树

九月的风刚拂过枝头，街角巷尾的石榴树便迫不及待地绽开了“笑脸”。那缀满枝头的石榴，像一个个红灯笼挂在绿叶间，把秋阳下的日子衬得格外鲜活。若说八月的桂花是清雅的诗，那九月的石榴便是浓艳的画，一笔一画都透着热闹与饱满，让人忍不住驻足，闲话这秋日里独有的“红”。

每天上班路过一家小院，总能看见院子里那棵歪脖子石榴树。树干不算粗壮，却枝繁叶茂，翠绿的叶片间，红石榴挤挤挨挨，有的半露着果皮，有的已裂开小口，露出里面晶莹剔透的籽儿，像极了孩童憨态时露出的小虎牙，透着几分憨态与可爱。记得儿时，总爱蹲在树下仰头看，盼着石榴再红一点、再熟一点。奶奶常说：“石榴要等霜打了才甜，就像日子，得慢慢熬才香。”那时不懂这话里的深意，只盯着那抹红，馋着果肉的甜。如今再看这满树石榴，倒品出几分岁月的滋味——原来这秋日的红，藏着时光的耐心与馈赠。

石榴的红，是层次分明的。刚挂果时，果皮带着青黄，像害羞的姑娘，只在顶端晕开一点浅红；到了九月，便慢慢染上浓艳的朱红，有的甚至红得发紫，阳光一照，果皮上的纹路都泛着光泽，仿佛裹着一层蜜糖。最妙的是雨后，水珠挂在石榴上，红得愈发鲜亮，绿叶上的水痕还未干，红白绿三色相映，像刚画好的水墨画，透着清爽的灵气。偶尔有熟透的石榴“啪”地裂开，露出玛瑙般的籽儿，红中带白，水润饱满，风一吹，还能闻到淡淡的果香，勾得人心痒痒，总想摘一个尝尝。

吃石榴是件需要耐心的事，把石榴掰开，里面的籽儿紧紧抱在一起，像无数个小小的红宝石，让人舍不得下口。轻轻捏起一颗，放进嘴里，咬破薄皮的瞬间，清甜的汁水在舌尖散开，带着一丝微酸，清爽又解腻。小时候总爱和伙伴比赛吃石榴，看谁剥得快、吃得干净，最后满手满嘴都是红，却笑得格外开心。如今再吃石榴，多了几分从容，会坐在窗边，慢慢剥，慢慢吃，任清甜的滋味漫过味蕾，也任思绪随着果肉的甜，飘回那些有石榴树的旧时光。

除了好吃，石榴在老辈人心里，还藏着美好的寓意。“多子多福”的说法，让它成了吉祥的象征。逢年过节，家里总会摆上几个石榴，不仅好看，还能图个好彩头。有的人家还会把石榴籽晒干，泡茶喝，说能清热降火；或是把石榴皮留下来，煮水治腹泻，小小的石榴，浑身都是宝。就连古代的文人墨客，也偏爱石榴，“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诗句里满是对石榴的喜爱，让这抹红又多了几分文雅韵味。

九月因石榴红而变得生动。走在街头听小贩吆喝“甜石榴，刚摘的”，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意。这红，不像玫瑰那般浓烈，也不像枫叶那般萧瑟，它带着秋日的饱满与温柔，藏着生活的甜蜜与希望。就像这九月的时光，不疾不徐，却满是惊喜，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石榴红里的岁月静好。

白露垂珠滴秋月

米丽宏

白露，于二十四节气中排行十五，是最富诗意的一个节气。

《诗经》里一首《蒹葭》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青霜，渲染出一幅萧瑟清冷的秋晨小画；苍青芦苇丛中，女子穿越露水的清凉气息，如远如近……

当“白露”二字从唇齿间轻轻滑过，视觉上似有露珠的洁白闪亮，心尖上留下一丝清凉。白露时节，天真正凉了。昼夜温差大，露水始现身。散步时，看无数亮晶晶的露珠闪烁在晨光里，一双中年的眼睛也恢复了澄澈，像得到了润泽。

它们静静泊在草叶树丛中，像上苍悄悄捧给人类的珠宝。

在古人看来，秋露，夜自天庭来，晨复天庭去，是天地间回旋的一抹精气，可以祛疾治病。中医认为，露水味甘性平，尤其白露节令以后的秋露，秉承秋夜肃杀之气，最宜用来煎煮润肺的草药。李时珍《本草纲目》里道：“百草头上秋露，未晡时收取，愈百病，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

《红楼梦》里，宝钗为了治疗自己的先天热病，常服用一种“海上仙方儿”名曰“冷香丸”。其中一味不可或缺的药引，便是白露节的露。那个奇异的方子：白色花蕊四种——便是白牡丹，夏天的白荷花，秋季的白芙蓉，寒冬的白梅花；无根之水草四种——雨水时的雨，白露节的露，霜降日的霜，小雪天的雪。

一味冷香丸，包含了四时物华和仁瑞之泽，妙在以花为药，奇在顺应自然；而白露，也算天降的灵水。其中意象，着实寄托着曹雪芹悲天悯人的情怀。

白露之露，更滋养着文人雅士的诗心，催生了无数诗歌佳作。唐人徐敞题为《白露为霜》的五律里，有一句道：“入夜飞清景，凌晨积素光。”十个字精准点透了白露的生成过程：白露前后，夜里空气遇冷凝结，化为水汽，缕缕袅袅，无声飘浮。水汽沾附在草尖儿上，花瓣上，青瓦上，沾附在宫阙的玉阶、庭院的茅檐上，构成白露时节大自然寒凉澄澈的景观。

这诗歌世界里神性的一珠，同雪花一样接近美好的天堂，“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这是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里写到的白雾；江面上，白云城垣的倒影在轻轻摇荡，露珠坠落，仿佛是月中滴落。月光照露珠，露珠映秋月，双倍的空灵梦幻。

凉风白露夕，此境属诗家。一满秋露里，折射出愈来愈寥廓的秋境；起初，露水由碧翠绿叶衬着，“白露沾碧草，芙蓉落清池”；继而，露水被琥珀秋菊含着，“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不管是飞在暗夜，还是降在清晨，白露之露，都是清灵灵的婉约词。低调，又纯净；深幽，又凄清。

秋露遍地，跟秋天、秋夜、秋风、秋阳，构成恰恰好的绝配。一滴白露，饱满圆润的曲线里，映现的是季节的走向，折射着万物的成熟。

白露里，住着秋色，住着清词，住着诗人的悲欢哀乐，也住着一部秋天的文化史。

暑期回老家休假，程平约我和另两名战友去赏荷，品尝农家乐特色菜。

午间一场瓢泼大雨，让连日来的燥闷清凉了许多。从城区出发，沿乡间小道，约半小时左右，来到位于山脚下的荷香园餐馆。一下车，茫茫上千亩荷田展现在眼前，翠盖摇曳，红衣曼舞，满塘秀色，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荷花，开得铺天盖地，浓艳多姿，有的完全绽放，露出嫩黄色花蕊，展示生命的热烈；有的含苞待放，像羞涩少女，含笑不语。它们与碧绿叶、苍翠山体及蓝天白云相互映衬，构成了大自然最精妙的配色。我被这景色深深地陶醉了。

荷香园餐馆为简易砖瓦平房，只有两间10人座普通包厢。五十开外的王女士是老板娘，刚接完电话，热情引我们进包厢：“还好你们提前订了，不然就得到外面看荷花了。”

刚落座，一位上着圆领白汗衫，下穿深色休闲裤，扎着低马尾的苗条姑娘，微笑着进来跟我们打招呼、沏茶。那印染在胸前汗衫上的绿叶红荷格外显眼，随着她忙碌的身影，在餐馆里来回移动。

边品茶，边听程平介绍。20多年前，王女士和她丈夫在这片沼泽地种莲藕，因离家远，便依山建了几间住房，过上了桃花源般的生活。随着荷园面积扩大，赏荷人越来越多，有人建议他们腾出两间住房开家小餐馆，既方便赏荷的人用餐，也可挣点小钱。但那时他们最大心愿是想生个小孩。为此北上南下，求诊问医，寻觅秘方，花费不少，仍未如愿。

一年冬天晨起，王女士见门边放着一包小棉被，里面有轻微动静，打开一看，是个女婴，脸色青紫，嗷嗷待哺。一张纸条写着小孩出生年月日，刚出生不满一周。这是上天赐给的礼物，她高兴地抱进屋。丈夫赶紧骑上自行车，跑市区买回牛奶、纸巾、衣物等婴儿用品。因晨拾荷园，遂起名晓荷，希望小孩像荷花一样高雅美丽。两人视晓荷为掌上明珠，细心呵护。

5年之后，王女士的丈夫患癌症去世，不仅花掉所有积蓄，还欠下十几万元债。她再也无力独撑荷园了，只好邀来表妹，合伙经营小餐馆，以维持生计，养有晓荷长大成人。

晓荷打小懂事，从小学到高中，成绩均名列班级前茅。回到家就帮大人洗碗、扫地、洗衣服。看到母亲白发增多，明显苍老，晓荷学习更加刻苦，在初中、高中年年获得奖学金。她把把钱全部交给母亲，让她不要开店，回家好好休养。“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等参加工作了，妈就回家休息。”王女士总是这样宽慰晓荷。

晓荷知道，母亲既要偿还债务，又要供她读书，非常艰辛。许是老天眷顾，前年，晓荷以优异的成绩被黑龙江一所名校录取。但她考虑到省外读书花费多，又不能照顾母亲，就自作主张改报本地一所师范院校，她想将来去当老师，有更多时间陪伴照顾母亲。母亲生气了：“我们把你养大，是希望你有人生，你不能围着我转啊！”

“妈，没有你们，哪有我啊！我已长

大，不能再让你吃苦了，我要照顾你一辈子。”说完，一把抱住母亲哭了。泪眼婆娑的母亲，端详着晓荷，轻轻抹去她脸上的泪水：“孩子，你只管好好读书，妈砸锅卖铁，也要让你完成学业。”

晓荷的高中同学莉莉，高考发挥失常，名落孙山，家境一般，毕业后到一家娱乐厅打工。一天，烫着一头卷发，涂着猩红唇膏，穿着抹胸吊裙的莉莉来到学校，她想劝说晓荷节假日去她那儿打零工。

晓荷看着打扮异样，身上散发刺鼻香水味的莉莉，心里隐隐痛惜。她原本学习很刻苦，又是班上长得最漂亮的女生，毕业才半年多，竟变得这般模样，差点认不出来了。

皎洁月光下，晓荷挽着莉莉的手，漫步在校园幽静的小路上，一起回顾高中时代的生活，畅谈当年的理想，耐心地开导她：“四季有轮回，花儿会常开，但人的青春不会复返。一定要趁年轻多学知识，打好基础，才有实力去挣钱，过上好生活。尤其是女生，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应自强不息自立，才会受人尊重。要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洁清雅，开出自己美丽的花朵。”

经晓荷的一番鼓励，第二年，莉莉如愿考上本科。拿到入学通知书，她眼噙泪水，脸贴在晓荷肩上，双手抱住晓荷：“你指给了我正确的人生路，我会以你为榜样！”

没过多久，一对身着时髦的中年夫妇，声称是晓荷的亲生父母，来到餐馆认亲。看到自己含辛茹苦20年养大的女儿，要被

别人带走，王女士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中年夫妇表示，愿支付一笔丰厚费用，以报答王女士养育晓荷之恩。想到自己的家境，不能给孩子幸福，王女士心如蚁爬，欲言又止，只好让晓荷自己抉择。

这是晓荷第一次见到亲生父母，既没有惊喜，也没有愤怒，心静如水，依偎在王女士身旁，双手环绕她的脖颈，平静地对中年夫妇说：“我的父亲几年前就病逝了，现在只有这个母亲。”一边说，一边温柔地帮王女士捋起垂到脸上的几丝白发。“没有他们，我早就被冻死、饿死了。”晓荷慢慢转过头，“你们生了我，这顿饭就算作报答，从此两别，不再牵挂。”随后，挽起王女士的手，送走夫妇俩。

为减轻家里负担，上大学后晓荷从未向家人要过零花钱。白天上课，晚上兼职做家教。平时在学校食堂吃饭，双休日就到餐馆帮忙。一年到头，就几套衣服，洗得发白了也不舍得丢。“一个大闺女，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打扮呢？”母亲嗔怪道。晓荷认为，一个人的外表穿着，并不代表他的价值。衣服干净整洁就行。

马上读大三了，班主任见晓荷成绩优秀，劝她去考研，前途更好。她当然也想，心里却惦记母亲，还是想早点参加工作，帮母亲偿还债务，然后边工作边考研。

夏日天幕晚降。餐毕走出包厢，天色还挺光亮。荷花被晚霞染上了一抹红晕，愈发娇艳动人。晚风阵阵，荷花点点，那带着雨珠的袅袅荷香，在空中随风飘散，淡雅沁人，令人心旷神怡。

诗露花语

永不熄灭的民族之光（组诗） ——献给戴安澜将军

袁牧

卢沟烽火铸剑魂

当卢沟桥的硝烟漫过华北平原
你合上囊头的《孙子兵法》
将“马革裹尸”的誓言
烙进中国军人的胸膛

黄埔的风还在袖口盘旋
緬甸的雨季已浸透家书
你把撤退方案揉成纸团的瞬间
整个怒江都听见骨骼的铮鸣
钢盔下目光比刺刀更亮
挑落太阳旗覆盖的野心
十万双草鞋踏碎丛林神话
在远征路上种下带血的足迹

战壕里烛光摇曳
你在地图上画下
被炮火反复修改的防线
那些用鲜血标注的坐标
至今仍在教科书里
嘶吼着战斗的呐喊

同古血战十二日

緬北的雨林吞没过多少晨昏
你却在同古布下钢铁防线
十二昼夜的拉锯战
让侵略者读懂了中国军魂

暴雨冲刷着战壕
血水在弹坑里激荡
“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持到底！”
你立下的遗嘱
化作刺向日寇最锋利的白刃
当援军的号角撕破浓雾
你托摸着弹痕累累的军旗
那些倒在异国的年轻面孔
永远定格成青春的雕塑

硝烟散尽的黎明
你在废墟上种下一株木棉
那抹血色的红
至今仍在记忆里燃烧

永不褪色的番号

当和平鸽掠过纪念碑时
花岗岩会轻轻震颤
那是你带的200师在点名答到
祖国不会忘记你的名字
戴安澜，一个永不褪色的爱国符号
一粒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种

操场上的少年
正把腰杆挺成青松
纪念馆的蜡像英姿飒爽
仿佛你从未离开过战场
而你早已化作永远展翅的海鸥
在历史的天空翱翔



宁静的河畔 李海波 摄

乡愁悠远

屋顶上的原乡

申功晶

江南的屋顶瓦片呈鱼鳞状，美其名曰“鱼鳞阵”，这是古人的智慧，每一片瓦卡在下一片瓦的凹槽里，排水顺畅，确保“滴水不漏”，可只要破坏一片，整个排水系统都会瘫痪。不过，咱老祖宗修缮屋顶有三项绝技：一是糯米浆糊砖缝，二是木头榫头泡桐油，三是瓦片上编号。一旦破碎，就用同窑同批的瓦补上，其精细程度堪比如今给手机贴膜。

小时候，父亲搬了一部竹梯，像只狸花猫一样，光着脚丫，蹑手蹑脚窜到屋顶上“筑漏”。父亲下来后，梯子没撤去，我怀着好奇，摸着梯子小心翼翼上了屋顶，站着久了，会产生一种游离于天地之间的幻觉，头顶是绵绵软软的流云飞霞，底下则是一览无余的江南民居，在那个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我站在屋顶这个制高点，就像君王俯视治下的臣民，甚至可以西望古城地标——北寺塔，底下的大宅院，氤氲着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女人在青石板上搓洗衣服，男人们摆起龙门阵……灶台的余烬将红薯煨得半熟；亦不知哪个窗户里飘来一阵收音机里的评弹声，吴侬软语随空气细细落落弥散在周围。倏忽，落起雨来，雨丝细密，打在你脸上，一如少女探出纤细素手，轻轻抚摸着你的脸庞，嗅嗅闻闻，竟散发出淡淡的土腥味。

我喜欢蹲在屋顶上，白天翻书，晚上数星星。瓦上有生灵，邻家通体雪白的波斯猫小老虎似的迈着轻盈矫健的步伐，在屋脊瓦片上悄无声息地穿梭自如，巡逻“领地”，我与它，一人一猫，黑睛对蓝瞳，相视片刻，大抵它也是惊异十分，我这个“两脚兽”是怎么窜上屋顶的？

古人说，高处不胜寒。我生性孤僻，从小就不合群，倒是蛮享受这种“独处”的滋味。我仰面躺在屋顶上翻书，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鸿篇巨著《百年孤独》中，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人的精神寄托可以是音乐，可以是书籍，可以是运动，可以是工作，可以是山川湖海，唯独不可以是人。”

为什么不可以是人呢？因为人性自私善变，倘若过度依赖，抱有过高期待，必然伤痕累累。我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人这一生，就像一列开往远方的列车，有人上车，就有人下车，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你走完全程。真正到达终点的那一刻，车上只剩下你自己，亲人、爱人、友人，不过一场阶段性陪伴，他们最终都会离你而去，能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一如马尔克斯的另外一段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去的尘埃，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渡。”说到底，人性最深处的底色终究是孤独。

我站在江南建筑的最高点，俯瞰众生，颇有“一览众山小”之豪迈，苏州是历史上著名的“状元之乡”，在教育赛道，堪称“卷王之王”，邻家小哥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背书不小心错了一个字，被母亲打红了手掌心，躲在墙角哭泣。其实，生命的钟表未必一味往前拨，只有当钟脚有张有弛，疾徐有致行步时，才会发出流水般清脆的足音。在不停追赶远方

风景的同时，不妨为自己多亮几盏红灯，让生命的脚步有所停顿，有所沉吟。

在北京漂泊三十余载的大伯，要回家乡了，父亲说，你去屋顶上看看，大伯来了，马上告诉我！大伯年轻时，被保送北京某工科高等学府，毕业后在国防部下属科研单位研究导弹。游子还乡，最惦念一杯本土茶水，父亲取出早已备好的碧螺春茶，打开茶叶罐头，从里面抓一撮，将碧螺绒球抛入杯中，注入少许温水，看蜷曲的茶芽在水里舒展开来，直至水呈澄碧色，再缓缓斟水，一时杯中如雪片纷飞，鼻子凑到杯口深深一嗅，一股天然植物香沁入心脾，端起杯子啜一口，那股子芬芳在唇齿间弥漫开来，喝着没有茶叶固有的涩味，反倒有一股甜津津的果香味，这便是货真价实的“茶中极品”。伯父一杯接着一杯喝：“还是家乡好，茶好、水更好！”

“行行复行行，丈夫志四方。巨敢念离别，而遗君子伤”，我站在屋顶上，眺望巷口那棵百年老槐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樊笼，祖父的樊笼叫作“故土”，他的一生为家庭生计羁绊；而大伯的樊笼唤作“他乡”，他飞出了小城，远方的前程困住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去远方求学、工作，若干年后，回到家乡，老宅早已拆迁，我该去哪儿爬屋顶呢？听说，周边古镇开了家“屋顶咖啡”，现在成了闻名遐迩的网红打卡地，我要了一杯拿铁，又爬上了久违的屋顶，一样的斜坡，一样的江南风景，屋顶还是那个屋顶，心境却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少年。